

The Borrowers Afield

借东西的小人 在野外

[英国] 玛丽·诺顿 著 周晓阳 译



The Borrowers Infield

 借东西的小人 
在野外

[英国] 玛丽·诺顿 著 周晓阳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借东西的小人在野外 / (英) 玛丽·诺顿 (Mary Norton) 著;
周晓阳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1

书名原文: *The Borrowers Afield*

ISBN 978-7-5447-7043-9

I. ①借… II. ①玛… ②周… III. ①童话 - 英国 - 现代
IV. ①I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1071 号

The Borrowers Afield by Mary Norton

Copyright © 1955 by The Estate of Mary Nort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3-414 号

© for the illustrations by Emilia Dziubak 2014

借东西的小人在野外 [英国] 玛丽·诺顿 / 著 周晓阳 / 译

责任编辑 彭 波
装帧设计 周伟伟
校 对 孙玉兰
责任印制 颜 亮

原文出版 Puffin, 1998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640 毫米 1/16
印 张 17.5
插 页 4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043-9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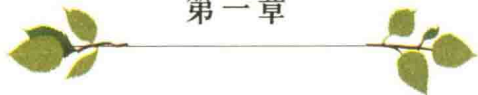


第一章	1
第二章	10
第三章	21
第四章	30
第五章	42
第六章	67
第七章	77
第八章	90

第九章	105
第十章	120
第十一章	130
第十二章	140
第十三章	160
第十四章	174
第十五章	180
第十六章	196
第十七章	209
第十八章	223
第十九章	241
第二十章	252



第一章



“一而再，再而三。”

公元前 721 年，月食现象首次载入史册。

（摘自阿丽埃蒂的《日记和谚语手册》，3月19日）

是谁接下去把借东西的小人的故事写完了呢？正是长成大人之后的凯特本人。很多年后，她把整个故事都写了下来，好给她的四个孩子看。而且，她还像写历史书或者人物传记一样，搜集了各种各样的证据——她记得的事啦，别人告诉她的事啦，等等，当然咯，实话实说，还

有一两件她自己猜想的事情。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份证据，要数一本很小很小、涂有金边的维多利亚时代小册子。它是凯特在贝德福德郡一个猎场看守人的小屋里发现的，后者住在莱顿巴扎德附近的斯塔丁顿庄园。

这位猎场看守人名叫老汤姆·古德因纳福^[1]，他原本是不愿让人把这故事写出来的，不过，他已经去世好多年了，凯特的孩子们却刚刚长大。凯特想，这会儿老汤姆不管在哪儿（既然他叫古德因纳福，那准在天堂里吧），想必都已经消除老偏见了，没准会原谅她，理解她的。所以，凯特左思右想，决定冒一冒险。

想当年，凯特自己还是个孩子，和爸爸妈妈住在伦敦那会儿，有个老太太住在他们家里（我猜想她是这家的一个亲戚）：她叫做梅太太。那些个漫长的冬夜里，就是这位梅太太，一边在火炉前教凯特用钩针，一边第一次跟她提到了这些借东西的小人。

一开始，凯特没觉得他们有多稀奇——她相信，他们和人类一模一

^[1] 英文原文是“Goodenough”，意思是“足够好”。

样，只是个头小多了。他们悄没声息地生活在安静的老宅子里，住在地板下或墙壁板后头。一直到很久以后，凯特才认真琢磨起他们来（并且很快发觉自个儿犯了个大错误：她之前根本不晓得，他们的故事其实是那样出乎意料，那样精彩，和梅太太讲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起初这听起来像一个不大可靠的传说，梅太太承认——事实上，她好不容易才让凯特相信——她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什么借东西的小人。她对于这个种族的所有知识，都是从她弟弟那里听来的。而他呢，是个小男孩，不光想象力丰富，而且还是出了名的爱胡说八道。所以，那会儿凯特想，这故事没准就是瞎编的，爱信不信的那种。

而且，说实话，接下来几年，她差一点就不信了：凯特的脑袋里塞进了不少别的童年幻想，借东西的小人的故事被忘到了一边。这一年，她转了学，交了不少新朋友，有了一只小狗，开始溜冰，还学骑自行车。她几乎忘了借东西的小人这码子事了。初春的一天，吃早饭时，梅太太突然从桌子对面推过来一张纸条（凯特不曾注意到，梅太太通常挺平静的，今天声音却有些激动）说：“凯特，我想你会对这感兴趣的。”

凯特对它一点兴趣也没有（她已经快十一岁了），她困惑地连读了

两遍，还是不知所云。这是一封来自一家叫做吉布森、特灵、比胡得和比胡得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信。里面不光到处都是“受惠人”“除去继承权限制”这样的长词儿，而且即便中等长度的词也排列得古里古怪，简直比天书还难读懂。（比如说吧，“空置产业”是什么意思？不管你怎么琢磨，这听起来都不大对头。）信里倒是有不少名字——斯塔丁顿庄园，古德因纳福，安伯福斯，泡克林顿——另有不少人都叫“已身故”，缩写为“已故”。

“非常感谢。”凯特把纸条传了回去，很有礼貌地感谢道。

“我想呢，说不定，”梅太太说（凯特发现，梅太太的脸蛋红通通的，好像有点害羞），“你会愿意和我一道去呢。”

“去哪里？”凯特感到莫名其妙。

“亲爱的凯特呀，”梅太太嗔怪道，“这信上写着的，当然是去莱顿巴扎德咯。”

“莱顿巴扎德？”多年之后，凯特向自己的孩子们描述这一幕时，她形容道，一听到这几个字眼，她还没有琢磨明白怎么回事呢，心脏就突然怦怦跳得好快。莱顿巴扎德——她当然知道这个地方：它是英国一个

乡镇——在贝德福德郡附近，对不？

“索菲姑婆的家就在那里。”梅太太提醒她，“我弟弟过去常说，他在那里见到过借东西的小人来着。”不等凯特回过神，她一本正经地讲了下去，“她给我留下了一幢小房子，是斯塔丁顿庄园的一部分，此外，”她的脸涨得通红，好像马上就要说出些激动人心的事情，“还有三百五十五英镑。这，”她快活地嚷道，“足够把它修整一新啦。”

凯特双手紧握，按在心口上，想压抑住剧烈的心跳。她张口结舌，瞪着梅太太。

“我们可以去看看那房子吗？”最后她终于嘶哑地问。

“当然咯，我们去就是为了这个呀。”

“我指的是那幢大房子，索菲姑婆的房子。”

“哦，那幢房子？它名字叫费班克庄园。”梅太太有点吃惊地回答，“我不知道。或许我们可以问问看。当然咯，这得看现在住在那里的人同不同意了。”

“我是说，”凯特尽力按捺住激动的声音，“哪怕我们不能进去，你也可以指给我看看那些格栅，还有阿丽埃蒂的河岸嘛。要是他们把前门

打开哪怕一条缝儿，你就可以指给我看看那座大钟。只要用手指飞快地点一下就成了……”梅太太仍旧在迟疑，于是凯特突然变得气呼呼的。“你是相信他们存在的，不是吗？或者，难道说……”她狐疑地问，“他们都是编出来的？”

“万一这只是个故事呢？”梅太太飞快地回答，“反正是个好故事，不是吗？有点想象力嘛，孩子，别那么较真。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听起来都像是编造的呀。我们只能尽量找找看，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它。”

找证据？凯特气消了，心想这话说得在理。其实早在梅太太说起这类小生物之前，凯特就疑心他们确实存在了。不然，怎么解释家里时不时莫名其妙消失不见的小玩意儿呢？

不仅仅是安全别针啦、针啦、铅笔啦、吸墨纸啦、火柴盒啦等等，就连凯特这样的小孩子都注意到了，要是有一个抽屉有段时间不用，里面准会有变化：总有个把小玩意儿会消失不见——你最好看的手帕，你唯一一根大眼粗针，你的心形玛瑙挂坠，你的幸运钱币，等等。“可我记得把它放在这个抽屉里来着。”有多少次她自己重复过这句话，又有多少次她听到别人也这样嘟囔啊！至于阁楼——！“我非常确定。”凯特的妈妈上

周才这样嚷嚷过。她跪在地上，埋头在一只大箱子里翻了半天，也没找到那副鞋扣。“我是把它们和兰花扇一道放进这箱子里的来着。用一张黑色软纸把它们包得好好的，塞在这里，就在把手后面……”这种事情在写字台上、缝纫篮、纽扣盒里也经常发生。罐里的茶叶向来都比你昨晚记得的要少一点。大米、白糖也一样。是的，凯特想，证据肯定是有的，就看她能不能找到了。

“我猜想，”她慢慢叠起餐巾，沉思着说，“有些房子比别的房子更容易招来他们。”

“还有些房子呢，”梅太太说，“他们根本不会去住。按照我弟弟的说法，”她说，“挺奇怪的是，倒是那些比较整洁的房子更容易吸引他们。他过去常说，借东西的小人是些容易紧张的家伙。他们必须确定东西都收在哪里，每个人每天各个时辰都喜欢待在哪里。而在那些乱七八糟、闹哄哄、收拾得简直不像样的房子里，人们却尽可以把东西随便乱放，不用担心——我指的是不用担心借东西的小人。”她呵呵一笑。

“借东西的小人可以住在野外吗？”凯特突然问。

“那可不容易，估计不成，”梅太太说，“他们离不开人类。人类靠什么生活，他们也得靠什么生活。”

“我一直在想着波德、霍米莉和小阿丽埃蒂，”凯特说，“我的意思是——他们从地板下被烟熏出来之后，你想他们该怎么办呢？”

“我也经常好奇来着。”梅太太说。

“你觉得，”凯特问，“阿丽埃蒂会是最后一个活着的借东西的小人吗？就像你弟弟说的那样？”

“没错，他是这么说的，她是这个种族的最后一个。真希望不是这样。这种说法太无情啦。”梅太太沉思道。

“可是，我还是想知道，他们怎么样才能穿过旷野呢？你认为他们后来究竟找到獾洞没有？”

“这个我可不清楚。记得我给你说过的枕套事件吧——也就是我把玩具房子里的所有家具装在一个枕套里拎到那去的故事？”

“当时你闻到做饭的味道了？可这不一定说明，我们说的这家人——波德、霍米莉和阿丽埃蒂——真的到了那里呀。他们的表亲亨德列里一家也住在獾洞里，不是吗？说不定做饭的是他们。”

“当然这也有可能。”梅太太回答。

凯特沉浸在思绪里，没有说话。突然她的脸庞亮了起来，身子在椅子里猛地一扭。

“要是我们真的去——”她嚷道（她眼中突然流露出敬畏的神色，好像看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地方），“我们住哪儿呢？住客栈吗？”

第二章



“不劳无获。”

1891年,英国在(印度)曼尼普尔的居住地遭到袭击。

(摘自阿丽埃蒂的《日记和谚语手册》,3月24日)

不过,事情往往与想象的不一样。比如“客栈”就是一个例子。此外,唉,索菲姑婆的宅邸也一样。这两个地方都让凯特大失所望。

客栈嘛,当然应该是一个你在夜里赶到的地方(而不是在下午三点),最好还得是一个大雨之夜——最好还要刮着大风。客栈得坐落在

旷野上。(凯特知道,这时得用“荒凉的”这个形容词了。)客栈里得有几个厨房打杂的,主人呢,身上应当溅了不少汤汁,满脸堆笑,肚皮上围条皱巴巴的围裙。客栈里还得有个高个儿、深色皮肤的陌生人——他和谁都不说话——坐在火边揉着瘦瘦的双手。而火呢,得是货真价实的火——烧得旺旺的,噼里啪啦,火里塞了根粗得吓人的大柴火,火舌直舔到烟囱顶。此外,凯特觉得,火炉附近还得有个大锅什么的——而且大概还得有两条大狗。

可其实一样也没有!服务台后头坐了个年轻女士,帮她们办入住手续,她声音很温柔,穿件白衬衫。有一个叫毛琳的女服务员(一头金发),一个叫玛格丽特的女服务员(尖嘴猴腮、戴眼镜),还有一个年纪大点的男服务员,脑袋后面的头发和前面的头发完全不搭。火炉里烧的不是柴火,而是普普通通的煤炭,负责添煤的是一台可怜的自动添煤机。此外(最糟糕的是)站在火炉前的不是什么高个儿、深色皮肤的陌生人,而是比胡得先生,也就是律师本人(他的名字读起来像是“庇护的”先生)——身体胖胖的,脸色红润,却一副精明相,一头银发,钢灰色眼睛。

不过呢,屋外正值春天,阳光灿烂,而且卧室也让凯特挺满意的。从

这里的窗户可以俯瞰集市，房间里有高高的桃花心木衣柜，从标志着“冷”“热”的水龙头里还分别能流出冷水和热水呢。她期待着明天就可以看到那幢房子——传说中的神秘宅邸。现在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它挺真实的，不再是一幢想象中的房子，而是真砖实瓦、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离这儿就两英里远。凯特觉得这距离短得很，要不是梅太太和比胡得先生谈个没完，她们本可以用完茶点就散步过去的。

不过，第二天早上，她们确实走到那里的时候（梅太太穿着挺括的长袍子，拄着带橡皮头的樱桃木手杖），凯特可失望了。宅邸看起来根本不像她想的那样，而是活像个红砖搭起的营房。成排的窗户，擦得透亮，却像瞎子的眼睛一样没啥神采。

“他们把爬藤都弄掉了。”梅太太指出。（她好像也有点失望。）不过，过了一会儿，走到车道起点时，梅太太又振作起来，换了比较轻快的声音说：“这样做是对的，没有什么比爬藤更会破坏砖墙的了。”她们沿车道走着，梅太太介绍道，这幢房子一向被视为早期乔治风格建筑的优秀典范呢。

“它真在这里吗？”凯特用狐疑的语调不停地问，好像怀疑梅太太的